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

蕭山 朱樸 纂

武備

勦撫前

陳勦撫要計　金之俊

請速勦蠢輔近賊　向玉軒

陳勦山東流寇要計　吴達

陳湖南急切情形　徐勇

請撤滇兵鎮守荆襄　魏裔介

陳定蜀之策　李國英

謹陳勦撫實著疏 順治元年

兵部右侍郎臣金之俊謹

奏為勦撫須求實著地方立見敉寧仰祈

睿裁施行以昭

聖化事竊照魁名為土本皆土著之民也乘流賊煽亂之餘一時地方無官無法恃強雄長勾連糾聚以致焚劫淫殺禍机與流賊等其實皆有姓名可指有住址可稽有親族鄰里可訪或一村之內而良奸居半或一姓之中而貞邪懸殊或一人之身始邪終正前後兩截欲專主勦則安民反以害民玉石俱焚之可傷欲概行撫則草面未必革心養虎遺患之可慮實能勦者必兼撫以用勦而後勦

不致于干和實能撫者必兼勦以用撫而後撫不致于釀亂伏乞
勅令道將凡遇土寇猖獗之處先行牌諭有賊首率衆歸順者赦罪勿
論有賊首抗拒而賊黨并鄰族人等能縛之來献者即論功行賞
照地方之遠近定歸順縛献之日期過期不報即舉兵殲之彼恐
不畏死之徒当殺之不恐而究竟畏死者多則就撫者必不少既已就
撫即收其兵器馬騾有私匿者查出重治至于牛騾係民间耕
作所需任其畜養不許官兵一槩括收仍責成該州县官將就
撫之衆籍其花名編置排甲有廬舍者俾之各安故業其無恒
產者仍為設法安插州县上其册于道府道府轉報之各部則
土寇之有無與各官之勤最一展册而燎然矣必是而後勦撫

方有實著地方有不立救寧者臣不信也臣不勝屏息待

命之至

乞早撲勦近賊疏　順治二年

兵科右給事中臣向玉軒謹

奏為

國家全盛方始近地賊報頻聞乞早為撲勦以靖地方以免滋蔓事臣嘗聞天下無時無不逞之徒恃在當事者思患預圖故將亂期銷其萌方亂亟防其漸斯可久安長治矣今天下自十餘年來盜賊

隨在生發屢啇剪撲卒不得其要領所以致此者良由賦役重煩將士恇怯今我

皇上肇造區夏天戈所指兵不留行凡降附境土卬蒙賦輕徭省民休息其沐王化者宜何如畏威懷德鮮劉歸農鼓舞于堯天舜日乃不意尚有不然者如山東則以敎匪全闽吳晉地則以妖賊煽亂吉矣此犹遠在千里外若樂陵怪柔及天津近地此皆畿輔要區神京肘臂如馬家山之寇射傷東兵羊盤之賊逆我顏行津南之賊殺周中軍兵丁至二十四名何近地作賊之多也日揆其由緣因從來地方各官办賊不力以致养癰且諸賊肆禍多在直省交界並州縣接壤闪倏逃竄易于假息遊魂析

皇上速勅各該撫鎮立限捕擒毋從前玩泄其渠係脅從者不妨矜全
解散至于積年窩户慣賊彼既鴞音不革鷹眼長横務在[illegible]雖
禽獮根株痛斷毋留芽蘖以煩再舉如昔年劉七趙燧始不過
一夫可擒除之不蚤致禍延齊豫轉掠江淮辛費數年收拾此所
謂方亂須防其漸也若然弭盗必先清其源今之所盗多有迫
于飢寒而為之者近聞先換屯地土小民遷徙多至失業屯軍
失地艱窘無依目前既求量給田廬窮亦盡及于亡不特此也
如三協宣大諸邊在先朝設兵不下數十萬歲糜先朝不貲百
萬金錢猶不滿願動至脱巾譁譟今強半裁汰減為快及但
此輩多係亡命兇徒市井無賴今覊旅窮愁勢必行刦商旅

嘯聚萑苻乞

皇上勅沿邊州府縣察有招留汰去之兵許令首报其有家園者仍令

還鄉若願留者開邊境荒地尚多安插閒閑墾納租應役俾

之耗壯心而饒生計庶不至窮而爲盜此所謂消亂當杜其萌

也敢献一得伏乞

聖鑒採納施行

再陳滅賊要著　順治四年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臣吳達謹

題為再陳滅賊要著仰祈

聖聽刻期掃蕩以固邦本事臣竊惟山東今日滅賊情形有不可不伏滅之勢有未當而伏必滅之勢有所以伏之必滅之勢今者大兵兩路駐東已及三月而騎賊未即撲滅非大兵之不用命也又非大兵之力不能滅賊也臣日夕焦思乃心中以疚乃焚前疏已粗陳其概令不敢不冒死為

皇上備悉詳之東省為

畿輔咽喉而四方人心觀望在此一舉登萊二郡今已有蠢蠢思動者

矣況非特一方也萬一再有遷延使人疑大兵豈發無以賊何如
以銳倡訛反側滋疑安所忌憚且所謂賊有不可不伏亟滅之勢是
也蓋者大兵之出賊即艱遁師行西南賊擾東北甚而匿跡山崖
堵截烏道伏我兵不能施騁進則矢口交加退則縱橫復出此決非
不惧大兵而云然者彼已明知我兵之鋒銳不可攖則必勝之機操
之在我苟伏一旦相當料無不立制其死命矣且所謂賊未嘗有
不可伏滅之勢是也似此則大兵一發再發靡無不剪此朝食而
猶遲遲者何故豈我兵寡而賊衆多需當乃者之請益矣歟
兵之不可敵也一足以當百百足以當千自出師以來見賊此判焉哉
而無以賊騎之善遁也彼以步賊當先狡為自脫之計誠使擇要

賊而直追騎賊則其飄𩙪之術自窮所云擒賊必擒王射人先射
馬其在今日當勿貪小利而遺大害也我師之振旅而南忽然北首
告諭之報又豈非偵我征行所向而避以出我不虞所謂賊線之未
可忽矣賊之奸細處處各布寧止一曾化彪哉化彪一人其領袖耳
近者省城已挨獲府快張奎就斬首矣在衙役中尚然至于
積賊已良拉狠心豈可復測且不特屯也賊布奸細以多其耳目我
反不設偵探一役我出師某日賊知之我行師某向賊知之我出
師而賊避我我不知也我行師歸而賊尾我我不知也已見梅勒
駐省時焦心攢眉謂拉目與目曰
朝廷命我勦賊伊安坐于屯而拉目亦懸懸坐待各縣塘報之至以

卜出師之期嗟乎賊至其界〻官能則登陴閉門聽其焚刦村莊畀官不能有袖手待陷耳必俟噎报至乃始厲兵秣馬抵賊所掠之地賊已飽飏而去大兵縱萬人敵乎不遇虎狼安所展其勇略況師行又早有洩漏者也是故賊線絕則師行密師行密則分兵以夾擊若迅雷不及掩耳而賊避实擊虛之计亦自窮矣其依山為谷人有言鳥道僅容隻身馬不能並馳炮不能遠發抑其中矢雨不擊狭山之説因而自悍戶窃八為不然山之険陷而難攻也攻山則力竭不攻山而攻賊則智長问賊盤踞之山能不出否不过惧我兵之一足當百〻足當千依之為避死地耳兵退而賊即出夫苟兵退而賊即出則追逐所至若佯為狼狈而归者伏

间谍伺其出以逆擊之復預伏熟知地形者偵其山之前山之後
出之左右出自何門入自何徑而前後左右先置炮設伏以盡絕其
归路夫有大兵以邀之于前又有伏兵以断之于後賊即技能從空而
遁乎目固知依山為險之不足恃也所謂賊有所可以伏之必藏之勢
又此吏總之臨陣斬獲以大兵之發縱指示以拔臣之為夾擊為設
伏臨陣相机调度者左右営將也為嚮導為间谍責在各道府
州县于本地良民中选擇素请形势之人多方責成懸之重賞必
不使陽順陰叛之賊得與其间蓋以賊攻賊自古有之非大豪傑作
用終難免養虎貽患之悄令者営中受撫之賊良骨易畫之中
叵测诚使羈留其妻子令其各擒斬一見在賊渠之首以為信其

懸級而來報相認為某賊之順者也其期期無以报命即為順

而陰逆者也用賊殺賊是之一法若以嚮導等之則非為我嚮導

也適為賊作線耳大兵所以屢陣止殺捗賊而不過騷賊者非他

之故我至于招安一乃在今日関係尤大

朝廷兵威亙古無敵區區山左竹竊蓬伏大兵無以彼何而議招安麼

國矣而長奸蜆莫此為甚且已苦口為撫且篤哭流涕言之批轉我

皇上睿鑒高悉為國本寧邦之遠計今日之乃宜剿不宜撫宜矣剿不

宜緩勦周蔡等賊渠投首而賊中头目尤宜彷古五流三宅之典當

此之時脅從者誅不勝誅因而徐议招撫未為晚也三年玩賊養兇

以至今日本家

皇上發大兵一駐濟甯一駐東昌及今不從長商酌大創一番以絕反側于四方觀望之心日不知其多矣目接報賊之文絡繹而至不勝其痛見當承仰屋空嘆憂思無路又不勝其惧敢直矢狂愚上瀆聖聰不自知其流涕之交集也

題爲恭報辰屬急切情形并乞

欽差鎮守湖廣辰常等處地方總兵官都督同知臣徐勇謹

顧陳辰常急切情形　順治六年

勅大安務期大定以靖逆圍五窮照辰常昔為腹䐈令作逆邊界連

未闢之點粵實當湖北之要衝且猫猺樓處惟辰屬一州六県或有

相去紅黑諸苗于數十里之外者或有比鄰而居者沅州鎮筸為

最盧溪漵浦次之侵掠不時狡獗莫測蓋辰州城廓之外何以卭

卭永保二司也名曰就數然書

清揚而扰後押用明印強項虎視實為陽順陰逆了知更有茶溪之十

王瀘溪之姚三嘯聚作樊掠出沒司苗為害最深也在在可時宜

戒甲脩予以儆不虞之隙况全楚之賊向扰分屯各路彼長此雄

令皆逆聚湖南程戒窟穴前幸仰賴親王大兵奮揚神武何勝

蛟首先被縛然代謀之元兇已翦而王馬隻虎等逆尚漏

天誅罔私冀
聖明函寔多遠必餘氣不除不止大功全捷未奏而大凱從班然猶望兩山苗類之兵足資彈壓以作緩急互應之需詎困翰又復比調矣武更望湖南各府州之經制官將在也經制之額兵足也庶彼此勉力支持共勷
王事其外地方失陷靡常十無存二以前猶不足而今更復不足矣且不言永道之危聞如璽邵印令日未入境之先已據報黎靖于初六日告失矣黔陽于十八日告陷矣沅州于十九日告潰矣鎮筸于二十一日告破矣今牛萬才已踞我武岡一帶馬進忠已距我靖州一帶王進才已踞沅黔一帶時下皮熊苟楊[illegible]孫從清浪而下

林得勝從平溪而下張先登王尔玉從王坪白而下李宗弟從師果南
而出王祥從石竹而出劉侍乾從印江而出鄭石二逆從凉伞等處而
來曹植子蔓蘆等賊聞從廣西徑奔会靖而來俱皆分头復趋
欲以鳳鶴之衆而当起蛙之銳勢自懸殊况將非
聖明遴選之將兵皆烏合塞責之兵名実兩非故賊得長驅無忌以入無人
之境嗟嗟湖南何等時日何等賊勢而將不以委署代庖乎兵不以驅
市人為戰乎茲今衡州有征廣之定南王藩在也令賊中逃回者曰
逆謀剃髮入我營間探知王兵非滿兵也勦廣西非勦湖南也获
賊剃髮而偵我兵之虛実易我兵欲假扮而入賊中之細探也难
臣晏仲沐

聖旦惟瀝一腔熱血力堵夕勤以図辰疆而所痛惜者數年來

朝廷不知費若許金錢動若干糧草更勞若多士馬三王聞之亦前

親王斬艇之于後乃至隨復隨失者迭厥所由皆緣一貫柔後

葸遂致九仞功隳綠之逆賊畏滿兵而不怯南兵南兵以要何

以滿旗一旅也

皇上果以臣言不謬速張

乾斷不拘何旗大兵立行

勅發專勤湖南務期掃滅根株必盡絕俟大定之日再議班師庶免

疆有盤石之安逆賊成腹憒之固亦一勞永逸之策也

請撤大兵以省財賦疏　康熙元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裔介謹

奏為雲南已大兵以省財賦鎮荆襄之要害以杜乱萌事臣前讀

三月初六日

上諭大兵出边遐征直抵緬甸疆圉底定從征大兵得以休息糧餉不

致糜費仰見

皇上垂念兵民困苦已久思欲予蘇息俾共享太平之樂也今既數月

矣大兵未有旋归之期在

廟堂自有成筭必待身任封疆之臣詳慮深處而目以為大兵之出戍勞
苦已久百姓之轉運疲困既極
國家之財賦供應已難必應早定凱旋之期以使軍民歡呼戴誦者也
計平西王吳三桂精兵不下數萬總督提督所領綠旗官
兵不下七八萬餘又何難守此一隅之地彼李定國殘寇遊魂
主上威德遠届猶可招徠必待崩角稽首投誠納欵不則窮困之極
懸示賞格其帳下亦必有梟其首而來獻者安足煩
當宁之過慮也土司族類不一貴督撫善撫馭之皆為孝子順孫矣
故目以為滿洲大兵撤回為便也然以西南滇黔川楚地方為甚
遼闊也非有大兵鎮守倘或戒寇生心鞭長不及馬腹豈長慮

郝領之道我臣思荆襄乃天下腹心西連巴蜀東連吴粤会南接粤西北連秦豫自古為四戰之區三国所必争誠天下之要地也方今鄖西诸山及夔门一帶尚有賊党未盡剿平伏祈

天將預满兵數千人常駐其地安可則控扼形勢以鎮奸宄之萌有可而提兵應援以提水陸之勝往歲海寇入犯江南荆州大兵順流而下人心恃以堅定是其驗也故坐鎮一處而黔川滇越俱有磐石之固矣所謂百年久遠之計而非徒為今日一時之謀也已

敬陳定蜀之策疏 順治十二年

四川巡按 臣李國英謹

奏為遵

旨陳言仰祈

睿鑒事臣跪誦

明諭給仰見我

皇上焦勞萬方下問愚蒙茲古帝王芻蕘工瞽之詢何以過之臣待

罪西蜀數年茫無寸效並蒙

採臣本議設鎮增兵士馬漸集于疆埸勝氣遂騰于壁壘正欲備

陳管見捐貲

廟謨況當此棣納芻蕘之際臣何敢不必畢其一得之愚以冀建治平之基者在蘇民生之困而已蘇民生之困者在祛其致困之原而已今天下伏莽未靖尚繁有徒而徵兵轉餉騷動數省大為民生困敝者莫甚于滇黔之賊蓋自此逸西竄授首之後餘黨敗遁鼠竄滇南緣

天討之久逋致螳臂之復逞猖獗于楚蔓延于粵竄啓于川曾經大創而根株未剪

皇上赫然震怒始命輔臣視師專辦此寇蒲濩大兵雲集湖南以至兩廣三巴處處虞其豕突處處有重兵兵多費廣糧餉不貲因一隅之地累數省之民困未安之地勞已安之民使我之虎旅勁

旅日暴露于卑濕炎暑之鄉我之南部丁男日奔逐于行齎居送之苦脂髓耗于徵輸營伍空于抽調積怨于和其故實由于此目置此冦一日不除則教者之民必不能一日休息茲我
皇上救下蜀祖之詔勤求察吏之方而防戍萬難減撤推科萬難遽緩誠不能卜其息肩之期矣且即以蜀省之見為我
皇上陳之夫沃野千里原指成都而言其東南俱財賦所出今歸我版圖者止山多田瘠出產寡薄之川北一隅其東西南有食可以養兵之地皆為賊所盤踞近又根于成都等處新剏屯耕似有持久之計我兵駐守保寧一切糧餉皆仰給于
內帑轉運于三秦若再曠日費時必至師老財匱而自困之

道也卭蜀省而湖南兩廣黔可以類推矣查且思茂
朝廷
鼎以來兵甲之威天下無敵今謀目植將休然如雲如雨而偏方
小醜敢逆顏行非兵之不强餉之不足也兵强餉足而封疆之目
長屢避苦利執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貽憂
君父耳目覩西南之民苦賊虐焰不啻倒懸之急且孫賊敗潰于湖南
李賊敗潰于廣東其勢漸成瓦解目闻非動不足以致靜非
勞不可以永逸今湖南兩廣俱有重兵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
勒根蝦之兵現屯漢中畜銳甚久誠能早決
廟算定计合勤約會师期分道并進首尾交擊攻賊力有數豈能
四面支持誠一勞永逸之計也萬一机会尚有所待請先

勅平西王固山額真侯墨勒根抹蝦統率大兵今秋入川駐保寧為各路之主宰調遣滿漢諸臣戮力前驅先取成都嘉寧食其今歲所耕之糧資其肥饒之地且屯且守使三軍宿飽得省輸運之勞次取重慶以扼咽喉然後乘流東下掃清夔闗以通荊襄之氣脉東西南既為我有已撤滇黔之門户即為滇黔之張本蓋從古取滇黔者未有不先由于取蜀也倘

王師未可輕動請

勅督臣另臣同東西南諸臣益但有机会可乘即同諸鎮臣漸圖恢拓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勿徒拘守一隅以致財力困竭如此兵力漸可休養民力漸可息肩矣征役愁咨之氣

天和而暘府若災沴不生而天下犹不快覩昇平
至尊犹不少寬宵旰者臣未之信矣宋太祖曰卧榻之側豈容他人
鼾睡韓愈謂淮蔡之功在斷與不斷耳古之賢君豈好為窮
兵黷武哉蓋爲民伐罪誠有不得已者耳至于內外文武必同
力一心而後可乃底績更祈
嚴飭諸臣凡有司兵餉之責者務須氣脉流通臂指相应勿执持己
之偏見而旁相掣肘勿謂利害不相関切而呼应不灵此尤成功之根
本而滅賊之要務也

議剿楚蜀餘孽疏 康熙元年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顧如華謹

奏為楚蜀之餘孽未靖合勦既綏成議招撫又無實畫姑置徒

养地方之難直陳以希、

南謨之斷臣日惟天下之患在邊隅者小而在腹裡者大盜賊伏于山谷累不

亟為蕩平非久安長治之策也我

皇上自臨御以來西南一帶巨寇既無弗歸命亦何虞于夔門鄖襄十

三家之幺麼小醜哉然此賊皆負嵎自守無大能為而連控秦蜀

湖南黔中各省要害介處腹心另邊隅不同詎容竟置之不

問乎向者

先皇帝
特主三省督撫會剿之議已遣明安大將軍駐剳荊州矣旋因
海上告警而移調兹綫至今日耳 臣上年春夏在蜀途知其某大
情形如投誠諸賊首已荷錄用者不叙外若楊來嘉第賀
珍塔天寶刘体純徐邦定諸有名巨寇尚各擁衆數千于大昌巫山
寨中占住并憑陵不悛而已就招安之偽国公王光興反側如故
彼時頗有慕义向化二譚侯同二三撫兵乃心王室協力堵禦亦苦孤
力难支曾見于移会手札中四川督 臣李国英亦曾修造船隻為
合剿之計会以提師征剿邛雅奏凱之後各省竟未見有動静夔
门以東即為湖廣荆州之界如興山县水筒梁村等處無非盗賊
盤踞因而長江阻塞商賈弗通此夔荆未靖之情形也 臣在蜀

由陝西漢中放舟順流經過湖廣鄖襄地方到處密加探訪鄖
襄之賊強盛者莫如郝永忠即郝搖旗在房縣外西近羊角寨
下擁衆數萬編架木城培以土石大于郡城二倍且連亘竹溪竹山
南漳堡保康等縣居民為之運粮其勢豈小也鄖襄未靖之情
形也然臣聞諸賊在就近地方出時出時入荒涼窮鄉抄掠亦無
所得常糈結夥四連絡山寨有衝突出走之意將來蔓延更為
可慮今不過羈縻土著百姓及蜀楚被擄男婦在內種地納粮惠
民姑利其輕便苟且偷生于目前而未必人無鄉井之思弔伐化之
念也彼地官吏士庶孰不引領王師之下即令勤信兵賊亦聞之有
素而越今寂然無聞臣不知其何故也入都後始從邸報中僅見

楊東寅一賊已納款受賞他尚衆衆多人也若不早為收拾不撫不勦幾于筭含道旁地方之憂未有已時以臣愚見會勦誠為不易之定筭然兵柄不專則人心終難歸一保無陽為整頓之形況生觀望之壹乎今地方各有提督撫兵副將參遊及招撫錄用諸降弁皆為王臣牙爪兵力不為不厚矣而逡巡而舉者上既緩而下亦誰肯獨奮臣所謂養癰貽患也以此賊為不可平乎豈其山川險阻也明時撫臣王守仁平江廣山谷諸賊出入無人之境彼白面書生尚能如是況

本朝師武臣力之強所向無敵者乎顧用兵大要必須謀勇兼濟兵餉充足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人之可勝令文武分途各撫無提調之

責即切近賊剿某之鄉況二族亦為徒手持虎不能律以致命茂
强矣似以成之会勦犄角之勢乎今欲申明前议必須稍為变通
合请客申两省撫督各集其封内将士庋備器械芻糧軍実寡
先报兵部然後題请特遣满洲官員先至督目及提督二侯等
處飭令榜示巨寇名姓宣布
朝廷持以不死且許以破格録用至貴諸賊头有傾心率衆来归者督目
列名奏請大者爵通侯之貴小者掛齋壇之印其餘幕下偽弁
亦分别授以参遊千把品職偽紳举貢即令放逐原籍明舊生員仍令
学目准入黌宫考试必有感而涕泣帰恍者以我
皇上新政悉待借紳救者以至誠罰賞无吝見于若輩者久不廣山谷

之弗嚮應也若狃執迷不悟然後密請綠旂官兵壓境攻討仍
請另簡經畧重臣節制則將士自然用命地方各官亦不敢玩
愒從及而戡定有期數萬赤子皆得解懸出幽化刀劍為牛
犢嚴江漢為平地矣

占驗星象請廢期征剿雲貴逆寇疏 康熙十七年

陝西道監察御史臣陳其範謹

題為星占之理可憑捷音之來伊邇請

勅令軍士克期征剿以奏蕩平事臣竊惟天道至微而難窺非淺學所可輕議臣以愚陋書生何敢妄談但事有關軍國大計者不敢不據實為我

皇上陳之臣謹按五星之占驗往往不爽惟熒惑一星其應尤速此司馬遷所以謂天子必視熒惑所在也天文志曰熒惑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國受殃天官書曰熒惑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殃速至其大當

小久而至當小反大今年十一月十五日火星退度其在柳土者無可占驗也惟是十二月十八日火星退鬼金之宿二十二日火星退井木之宿自三十一度起直至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退至二十五度而留留至正月十七日而止夫鬼金之分野貴州平越府是也井木三十一度至二十五度之分野雲南大理武定姚安等府是也據星占而論論其時則自十二月十八日起至正月十七日止論其地則自貴州平越府起至雲南八府止其內當主賊兵自相殘害一月之內端倪必見五月之內調滅無餘此必至之應也說者曰火星退度亦有未必盡應者目以為火星退在四水宿則不應蓋水能剋火火故不能為厲也火星退在四土宿則亦不應蓋火土相生火亦不能為厲也至于火退鬼金

則火能燒金火退井木則火逢木爲愈熾况火旺南方鬼井皆
南方之宿也實貴指南方之地也反道正居其野則逆寇之滅亡
所必然耳目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進退但以星氣
之占驗其理如是請
勅軍士速應星象以圖剪滅則蕩平指日可期矣如果目言不謬
伏乞
睿鑒施行

進勦滇苗事宜　雍正四年

雲南巡撫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

奏為進勦頑苗收獲諸寨乃窮因貴州廣順州長寨等頑苗阻修營房一案臣先奏

聞一面調集官兵土兵以張軍威一面出示曉諭再三化誨及四月二日撫臣何世璂到任復諄切示諭據副將劉業浚逐日報稱愈化愈頑臣等仰體

皇上如天好生之德不肯輕易進勦然觀其情勢必非文告所能化誨者乃令整理軍容剋期前進五月初六日據稱焦山長寨等寨頑苗糾党放鎗放弩來驚營盤拾得毒箭十餘枝

弩獲頑苗三名并弩箭一筒初七日諸將官议定三路進兵一由一谷陸一由焦山一由馬落孔而以宗角為老营应援初八日分佈隊伍整齊歸令於初九日会同進勦十六日據提臣馬会伯咨称游擊田玉官禄于初九日丑時將官兵分三路前進由谷隆関而入越嶺登山直抵谷隆関上占據関口攻打焚燒立破附近谷隆関之岩底寨冗把寨拳打寨擺架寨桐林寨大谷隆寨小谷隆寨等處諸寨賊苗擅敢对敵官兵奮不顧身施放大礮鎗箭齊發打死賊衆無數理应取賊首呈驗奈賊衆廣多打死一賊旋即搶去官兵共燒七寨占一谷隆関等因移咨到十七日又據提臣咨称游擊詹天祥分兵兩前進搶過焦山竹林

関口四圍鳴角吶喊路俱塞嶄官兵冒險攀援而上直抵苗穴翁
忙險関滿山俱安棄營頑苗率衆拋擲擂石弩弓亂發官兵奮
先頑苗敗走深入穴內奪險関而下兵馬渡河頑苗又復拼命拒敵
官兵力戰剿得翁忙頑復敗入井口官兵齊追又剿得井口四野頑苗
蜂擁接陣破傷頑苗數人往取首級彼已先搶而歸遂分兵前
後先踞長寨之後山從借勢而入男女奔竄一空及齊入長寨
而頑苗復奮力拒敵是夜喊聲震地箭發如雨令兵丁施放鎗
礮愈加固守所有頑苗拒敵並得長寨情形移咨到臣臣自
經黙省與提臣署撫臣面会細商原委詳悉及撫滇署咨
札往還常無虛日迨撫臣何世璂到任後又復郵筒商確推其主

一切机宜悉經炎諭副將劉業浚及諸將弁並預為文武官員示
以調度惠發有令箭專員申飭捉期謀出萬全亦擒亦縱為計
長久令官兵一進收復各寨秋毫無犯生民安堵此皆我
皇上教養之恩浹肌淪髓有以鼓舞勭之也但長寨而外尚有羊城坐
者貢谷隆同筍焦山諸寨今據报呈格止焦山長寨谷隆以及谷隆
附近諸寨而羊城坐者貢同筍等寨尚未及报明謹先將已獲
諸寨奏
聞外隨已檄行諸將著令覌其順逆应撫应剿相机行為其已獲諸寨
既経焚燒已遍逃竄一空必須查明每寨共若干至閔數若干
除已燒者存戶口若干除已逃者存口若干逐一查明造报清

册前督臣高其倬等所議添設武職幾員兵丁幾何衙署營
房幾所並令所獲諸寨地勢果否相符應否更議將所獲
諸寨現存房舍暫安插兵丁居住俟了定之後應將田畝改作
屯田令兵丁耕種再有餘地更招集漢人俾逃竄頑苗無處
復入庶可永除後患至於寨苗死傷雖多並無首級生擒無
幾未及渠魁若于此際稍存姑息聽其捏填名數詐軍乞降
縱伏藏其渠魁毀其巢穴將賊智未窮兇心仍伏恐一寨潛據
諸寨現望數苗實越群苗附和官兵甫退則嘯聚復來欲令
生全終非長策此目不以擒賊之少並無首級為慮而以
逃竄頑苗定應搜括淨盡須寄一勞永逸之為要機也新提目

揚天縱到任尚須月餘馬公伯犹及了屯乃其進勦兵丁被傷者

數十人皆經皆稟应俟乃竣之日查实陳报恐壓

聖懷先乜具摺伏乞

皇上睿鑒

賜以指示臣等幸甚边方幸甚

籌边防疏 乾隆十一年

湖廣總督臣鄂尔達謹

奏為密陳管見仰候

聖裁事臣竊惟邊防不可疏兵威不可挫令

國家四夷賓服而藐茲醜類悍然為梗所貴芟茲萌稍挾我

八家之軍聲而示以震疊也賊夷準噶爾包藏禍心往者擾我哈密

軍營羅卜藏丹津乘机肆逆幸賴

聖武布昭伏賊夷遠遁而其不軌之謀日甚一日彼以為連年生聚摩

我之粮折我之卒彼得以坐待其敝觀其專及刻虜詭計顯欲

今之聽對恐亦即準噶爾所使以窺覦中國且以覘我之虛實者

也臣查聽對逼近西海及各種番夷而羅卜藏丹津久已逃入準

噶爾今日聽對之跳梁安知非羅卜藏丹津之慫恿且獲賊百

計勾結內地之人探報信息沿途一帶如逆酋班滾者正復不少
賊之伎倆原欲俟各處實發然後偵隙而動自聞我不必勝不苟
交及今大軍既出因賊巢堅固不能即奏膚功恐日久師勞徒露
我之弱形張彼之驕心設再有如瞻對者更難一時綏靖瞻對不職
為患滋大且查巴罕素稱險峻而瞻對扰石倚山壁崖陡絕負
嵎之固罕有其倫逆酋壘石為屋號曰碉房墻垣堅厚層疊崇
峩每層架砌箭眼施放鎗礮似屯依險拒敵慮我師雖免盤迴日
累不漸費者不久安覬覦亦易為所不惜然而師行十萬日費千
金我不能深入其阻徑搗賊巢所向無成損威敗事今出師已久
必須能勤而後振始有以奪其心膽苟不能直犁其庭遽議招撫

將來蠢爾者益無忌憚若目今不能即勦大兵在外年餘已有
師老之勢莫若声言撤回一面于文武員弁中擇其熟識附近番
夷並洞悉彼中地利情形者多施金幣厚結各酋以為間其党
或誘之使出或藉為内應俟有可乘之机然後另選精鋭且
勦且撫以示
天威俾各處賊徒畏威怀德為一勞永佚之举而目所覩之邊計者則
尤在慎固邊防以遏番酋與賊夷之声息謹查噶斯地方為邊
外準噶尔往來青海之咽喉而番酋與賊夷全賴之以聯絡其
声势目請于噶斯児城練兵建築砲臺以峻番夷出入之防為
之則小醜之声势已絕而巨憝之党羽亦孤處必張悍必自折困

若不及今飭勵戰守將犯順者得氣而覬覦日久游聽对其小
馬者也再查西寧乃番夷雜處之地而準噶尔之人頻來貿
易实為厲階杜漸防微不可不慎臣曩昔于川陝撫督任内
留心察访畧悉要害臣思軍國大事非可妄议但身為大吏
受
恩深重苟有知見何敢緘默不言謹冒昧密陳

議官兵進剿金川疏 乾隆三十九年

定邊將軍臣阿桂參贊大臣臣色布騰巴爾珠爾謹

奏為

奏

聞事竊臣等酌量現在办理情形仍定于正月初六日自布朗郭宗發兵初十日進攻谷噶以期深入緣由先經詳悉具

奏在案昨接豐昇額來札云已定于卡立桑一路而來惟是將軍行動易為羣聚所傳說因札囑豐昇額先為揚言于衆欲來美諾底木達等處易西路將軍會合俟至曾頭溝時從薩爾赤郭羅山溝猝然進剿庶使賊人無備但豐昇額處兵力計所帶兩安駐防索倫雲南兵共三千三百名及從丹噶帶來之六百名

合以將次到營之楚兵二千僅有五千九百名力量尚為單薄臣等

因前已署棗陽鎮官達色帶兵一千九百名在枝木黃草坪一帶

分駐原為防範儹拉賊衆之由大板船等處逸出今儹拉全境

蕩平大兵現往卡立葉各嚕爾前進則黃草坪一帶地方已可

無虞防守查豐昇額由卑克泉前進經過各隘口內惟孟拜拉

猎角溝各處應留兵二三百名曹頭溝溝口亦應設兵三四百名均于

官達色所帶兵內撥出八九百名分駐三處庶後路已屬無虞

尚可餘兵一千令官達色帶領併入豐昇額一路以資攻勦之用已

于二十八日札令照辦再三雜谷土兵之在宜喜者共一千餘名臣等

向聞其與綽斯兵不和彼此互相告訐留于該處實為無益況

豐昇額現帶土兵為數無多若令三雜谷兵跟隨豐昇額進
勦伊等距其巢穴甚近自必更為踴躍而舒常處除分防各
後路官兵外尚有漢兵四千七八百名又綽斯甲布兵三千六百名
共計有兵八千餘名以之牽綴駐守無虞不足自無再須此項三
雜谷土兵臣等于二十五日一面札知豐昇額並札商舒常令其
酌量情形即速撥往但即合此兩項漢土官兵亦不過七千九百
餘名尚恐不敷應用臣等又派健銳營兵五百名又索倫名二
百名令與前項所撥之三百名合成一隊又以西安駐防鳥鎗頗為
練習派撥一千名再豐昇額處所有在西安駐防之兵均歸副都統
書麟管轄更屬齊整又添陝甘兵三百名共二千名令侍衛伊達

札常保住等帶往扣其路程限期務于初十日直取薩爾赤鄂羅
山隨同豐昇額一路進攻均聽豐昇額調度是統計各路派往
之兵豐昇額軍營已有兵九千名儘足二路協勦之用若再得
樓谷之兵即有萬餘更為聲勢壯盛臣等又處將進剿机宜
詳悉指明並將道路里數繪圖貼說星馳寄往又恐其無認識
此一帶路徑之人于二十六日派令老突番人二名前往以供嚮導俾自
能收分路合攻之力至明亮處于二十八日未札称畀角探路之
人至今未回遲至數日可得確切信息等語明亮現于二十七
日自郎車爾宗移營前赴章谷俟得畀角之信發兵進剿
亦可無誤此期至臣等處已將各山梁應駐之兵抽換駐守應

行進劉々兵將令夜行畫伏密赴布朗郭宗一帶听候分起進
發所有鉛丸藥火等項先行逐一查点又令額森特先往督催
糧員將应領乾糧米麵撥令趕分令携帶務于初五日以
前二安備日等于正月初一日自美诺起程仍輕騎減從不使
賊人稍覺一至布朗郭宗即于初六日全官兵撥隊進發密運
迤行務期于初十日攻洈谷噶了口前進為破釜沉舟長驅直
搗之計所有阿等將豐昇額一路官兵詳細指办並起程前往緣
由謹恭摺具
奏

奏明進剿金川分路進攻緣由疏 乾隆三十九年

定邊將軍臣阿桂謹

奏為遵

旨明白回奏乃竊臣等議各路進剿金川一摺屢奉

上諭屢加訓飭臣跪讀再三殊覺悚惶無地除剿滅金川一事臣斷不肯畏難不办所請添派兵丁及小金川各處不設防兵為併兵直入之計而賊人碉寨非一時所能猝办各情形業經詳悉奏

聞在案伏查此次大兵進剿兩金川已歷兩年之久所用軍需幾及二千

餘萬是以凡過人夫糧餉等項尚可稍為節省者無不悉心計

及今僧拉地方幸叨

皇上威福得以迅速掃平而接勦促浸自尤冀早蕆一日之局即可多省

一日之用特以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必期得手庶不至曠日需時仍復

多糜帑項惟是未經克復僧拉以前促浸賊人俱于僧拉地方早

為預備及將次克復僧拉之時促浸賊人即于自己地方處處守禦

蓋兩金川原可朝發夕至前次大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見敵度險全

川賊人即于三十日分赴各處而功噶爾拉木果木等處均有上半

年據守碉卡賊人就近調其醜類實屬多于聚黨　目前已奏明

逃出被逼之土漢兵各供稱促浸賊人原欲往僧拉地方代其守

禦及聞大兵攻進乃于初三四日分往功噶尔拉昔嶺等處是賊人斷非妄備已屬顯然而明亮等前卡從翁古尔壟帶兵至郎阜尔家濤口納圍納札木等處均有賊人在山上碉卡節節拒守盖賊人早有防禦而又以官兵從卡而上均係仰攻必不能得利是以收手出卡及官兵置之不理始漸次归入當噶山梁碉内拒守皆報目共睹之事且月初至美諾時兵不滿千係奎林從南路来觀見各降番並陸續来投皆不可信之人且一面派兵各處弹壓一面按敢分駐降番始為妥帖且官兵從達圍進攻皆未携帶鍋帳十餘日露宿野處衝冒風寒並熱水一勺亦不可多得均不免于疲乏至大局稍定之後始令兵丁換班回赴達圍撤取鍋帳亦全賴月初始得齊全至

大板昭一帶海蘭察于克復底木達等處後即已派兵前往所有
番民除于未到之先迎入促浸外其餘均已就撫還往穆谷腦安插
並無應須攻剿之處其由該處進兵之路即係谷噶下立索等處
然係新經訪得之路情形未及探明大料全無接濟其勢萬難前進
若即帶此攻打十餘晝夜困疲之兵冒昧妄行賊于此路再加戍守則
更無可办之處而功噶当噶賊人守禦素本堅即令八旗勁旅奮勝攻撲
堅碉未必遽能多殲賊衆躪其要隘前進已屬不能則撤出即
多費錢粮九五年温福攻打功噶尔拉兩月有餘萬難措手因而撤
往昔嶺其功噶尔拉即須留兵三千餘名以資駐守今自一至美諾
若不論了之有益無益冒于此兩路進攻至攻之無利則尋他路而

此兩路已需兵數千駐守且須步步接應方得妥便可進之路兵力
轉致不敷今欽奉
諭旨以明亮已欽赴馬奈一路當令奎林富德等徑往當噶進攻且既領
赴谷噶等處當于功噶山梁添兵攻剿以綴賊番全勢指東劃西
奇正並用仰見
聖明指示實協機宜但以現有兵力而論目下官兵共有二萬六千計于美諾
底木達等處及附近谷噶之處後路留兵萬餘所存一萬五六千人
自不能再撥數千由噶爾拉等處進攻以分賊勢而明亮等官兵共
兩萬人除去分防各處止有兵一萬餘人現在明亮酌撥于當噶盤
駐兵一千名亦僅敷哨探不敷進攻之用是以日前奏現于附近瓘

尔拉及春牛厰等處多舉烟火多張声势即為牽綴功噶尔拉及
菁嶺木果木賊人之势但俟各噶之兵佔得要隘即將牽綴之兵撤
往併力合攻惟留前已擬派駐守之兵其南路大概情形亦復如是
惟冀省得多兵即可攻剿要隘至人夫短少诚係撫督等專責但如
前已攻得底木達布朗郭宗時所帶十日口粮業經盡尽而又並無
人夫挽運之粮各處官兵均獲粮石得以接濟無憂枵腹若倚挽
運之粮則先已告匱官兵止可撤回尚何能取大板昭曾頭溝等處
將僧拉之地全行底定彼時因于大兵無碍而兵行迅速伊等亦岀
于無可奈何是以未經陳奏今已次統兵進剿路程較之由達圍
而至美诺底木達等處加倍有餘不得不催其孱办而应用人夫

亦非預先齊備坐甓調用又須于各站抽撤或從內地解送前來
亦不得不需時日至贊拉全境必藉能事大員彈壓督办美諾固
為適中之地而底木達布朗郭宗亦爲接应各嗬緊要之區営
青一人兩處照料仍恐輙長莫及其間尚应另派大員接应若復移
駐僧格宗則地處一偏于底木達布朗郭宗東北一帶更屬呼应不
靈況各土司地方具有路當孔道而去大營可恃者則設為官寨以
供防守如美諾底木達布朗郭宗及僧格宗等處皆係四面受敵
之地僧格宗碉寨本在山麓而又近經燒燬即欲設兵亦須駐在
山梁之上方爲得勢現經明亮奏請于富勒渾王進泰二人內黄
營并未派出揔統大員查成国現已卧病月餘留在其間尚恐不

能倚仗而三樣谷一帶將來亦無須帶兵駐守但此路大員非係生
手即係進剿所不可少之人容另行詳酌奏
聞至僧格索章谷一路既已駐兵則必須熟于該處情形者方能料理
至撫兵英太系將汪騰龍在南路日久應于此二員內派留一員駐札
似屬有益並已札知明亮商辦再汗牛十四寨頭人若均解送進
京則並仰遵
諭旨沿途押送止須留心防範不必過嚴又連告以召令赴京承受
恩澤而番畏赴內地以同被戮驚懼自不能免令連其家屬移往打箭
爐廳加約束則既察悉其屬下之心而亦必不至于兎脫令准明亮
來札亦見亦屬相同其俄坡一路由彼前進原非勒烏圍不遠但

此路雖可前進之處業經豐昇額咨遣索倫等兵前往探明具

奏

况豐昇額止有兵五千名往彼進攻斷不能得力而卡立業一處形勢既爲較便声息亦屬相通于此前進可以直搗薩爾奔鄂羅山從上下壓臣實因進剿金川各路中惟此兩路尚可得手而此兩路又必分途並進始為有益若復一失此机其勢使難是以不敢稍有拘泥現又飛札咨致豐昇額令其前往卡立業合攻以収深入之益揆之剿滅金川一事臣一生大局定于此身命亦繫于此而諸事均定于此一年之内若復稍有畏難之見且欲巧為嘗試不直陳

於

君父之前則不但為天地鬼神之鑒察先此心何以自安亦詎不畏乎

皇上之治罪令蒙詳悉

訓飭
旨惟有深咎前奏之未𡚁怵惘之未孚若前奏內有絲毫作偽

用巧之處必為冥冥中深惡而痛絕謹繕摺

奏

籌剿緬甸機宜疏 乾隆四十二年

大學士管雲貴總督臣李侍堯跪

奏為緬甸逆務未結敬陳一得之愚仰祈

聖裁乃竊臣前蒙
恩命調任雲貴總督因畧思得捷前稱得緬甸貢象還人其說中變
屢次欽奉
諭旨命臣與阿桂相機辦理業將大概情形及吳切未得把握緣由先
後奏陳
聖鑒伏查緬甸自乾隆三十四年
大兵圍老官屯懵駁勢窮足力蹙情願納貢還人籲請罷兵我
皇上以天好生俯允地處烟瘴恐士卒多傷
特恩寬宥詎蠻酋狡詐頓悔前言并將遣往楊重英之員遮留不放歷
今八年之久猶未悔罪輸誠每以詭詞欺誑藉此窺我動靜已
[illegible]

[illegible] 手摺

非一次反覆夷情未必足信上年冬間前署督尸畠果俠等不加

細察上達

宸聽其實人象並不到関差人詢問百計支吾其情甚為可疑查從前定

议閉関禁市絕其資生之路原屬制緬要策現在該商未果亦

曾翻閉関然供生計果真窘迫自當力畠究詰因何屢有夷吏

茲尸畠留心察訪緬地物產棉花最多次則碧霞璽翡翠玉其仰

給于內地者不過綢緞真絲鐵針之類近年以來彼處玉石等物

雲南廣東二省售賣頗多皆由內地每差土人擺夷出関探偵盤

查兵役因見官差要務于隨身行李挾帶未免夷吏帶私走攜所

不免究之偵探者止在野人地界撿拾無稽不但不能得彼真情

轄將地內信息從而洩漏至于棉花一項臣在粵省時見近年外
洋港腳船隻進口全載棉花迨至出口回帆又止買帶些須白糖
白礬船多稅少頗累行商臣與監督德魁反行飭諭嗣後倘
再混裝棉花入口不許交易定將原船押逐在案外洋海道各
國皆通臣初不知緬地多產棉花今到滇後訪聞緬匪之要夫羊翁
等處為洋船收泊交易之所以臣在粵所見校之在滇所聞緬
地棉花概從海道帶運似滇省閉關禁市有名無實究不足
以制緬匪之命且近年鎮將大員帶兵數千駐守非惟不成另
体而殘局一日不完一日上煩
聖慮
臣忝任封疆受

思深重目擊以憂思維再四竟欲籌办尚無机会就臣愚見惟有以

夷攻夷之法查暹羅前為緬匪破時值

天朝加兵僅掠子女玉帛而回置土地人民於不顧旋有暹羅頭目鄭昭

者收合餘衆欲為故主復讎始而稟臣轉求

太皇帝恩賞封號經臣曉以大義

奏明徹飭維則以情願合擊緬匪籲懇示期為請曾以青霾所

獲之緬都莽匪建及男婦人等来献臣于乾隆三十九年入

覲時仰蒙

聖明詢及面奉

諭旨外夷原可不必深求即如安南本係陳姓後歸莫姓現又係黎

往以鄭昭再有禀乞具汝可酌量只管具

奏

欽奉近年鄭昭復將緬匪所留内地兵民节次送回并称連歲攻擊緬匪軍火缺乏求買硫磺鐵鍋願見小心恭順歷経具

奏

明仍作已意准其買回並予獎励窺其心惟冀仰邀

大皇帝

施恩封賞俾主国事且從前疑其或與暹羅舊部別構釁端

諒果係伏

天威

自當攝服而與緬匪亦無目覩之人保非捏詞欺誑是以遲遲不為

具

奏

現閱數年之久暹羅旧部未聞自相攻殺可見詔氏無人羣心已附

上年送回騰越州民楊朝品等所供請求緬匪多人現存詢通匪

寸博学等供亦相同且海道商賈傳言鄭昭汙子甚好竟是

緬匪勁敵而近日得魯蘊之說詞款閉又焉知不因鄭昭之故慮

及

天朝加兵故為此延緩之計印证参觀似一机会可否

勅下兩廣督臣作為己意檄詢鄭昭謂詔氏并已無子孫而

天朝原頒勅印現在是否失存徼露其意鄭昭自必乞

恩求封俟其稟到據情轉

奏仰懇

皇上施恩錫封仍諭以務必夠除緬賊為伊故主復讎方足仰惬與

時、亦受

天寵俾得有

天朝符命更易號召潰番努力殺賊亦未必能縛渠獻馘而緬匪

連年疲於攻戰滇省惟在嚴禁邊關不容偷越并不令土人

猛夷等往探消息示以不測俟其困頓揚言

大兵進剿彼時懼腹背受敵搖尾乞憐人象到關往其納款亦

可藉完此局側擊旁敲似足以備一策且與呂等在滇籌辦

机宜亦屬並行不悖伏讀前奉

諭旨有偏方治病之喻臣愚昧之見計算及此商之阿桂云亦是辦

理之一法謹繕摺具

奏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睿裁

謹奏　宣示阮光平歸国謝表　乾隆五十七年

太子少保協办大学士吏部尚書臣彭元瑞等跪

奏為遵

旨謹奏事今月初六日

行在發到阮光平謝表一通奉

旨令大学士九卿閲看欽奉臣等閲看之下歡喜欽服互誦傳觀仰襄

亡官員在旁所聞一二語者罔不驚怍贊歎欽謂陳謝表章

感恩戴德固屬應有之辭況既先平所受者非常之

恩所得無望外之幸其為披瀝懇悃已出尋常萬萬至其所稱入闕後

走衆揣度之情歸国時国人喜悅之狀舉一時私憂秘計巷議街

談自負為謀国之言料為之智不敢信諸

天朝不敢聞諸

上国者不禁呈露况微自比藩屬無一語不盡無一心不獻豈惟况先平

一人感服夢寐舉安南一国為人略將人人揭其肺肝帖其心意如見

日則物無遁形仰

天則人無執志皆由我

皇上神漢厚澤至德深仁有以懾服而洽浹之

上以誠威下以誠感故能安馭海疆萬里羣倫傾輸真切若古史家載

尉陀上漢文帝書稱美帝能以一紙書下南越試取對勘比光平表章其畏

神服

教為從此誠為萬古所未有也謹合詞繕摺具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

奏

條陳平賊事宜疏 嘉慶四年

掌山東道監察御史臣梁上國跪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聖鑒事竊臣欽奉

詔書命廷臣各抒所見陳奏用人行政諸事宜欽惟我

皇上至聖至明英睿獨斷錯枉舉直懽服人心用人之道非臣下所能仰贊至于政事則大小臣工均宜殫思竭慮以求熙庶績而今日之要務尤在平賊蓋賊平而後萬象作新六宇和泰雍熙復見太平之盛軌臣三四年來每聞楚蜀寇擾中心如焚因研訪情形漸有芻蕘之見矣自知愚陋而不敢不抒陳于

聖主之前謹條列其可如左

一曰正罪名以申國法查律載牧民之官激变良民因而失陷城池者斬而失察邪教煽惑聚眾釀成不法者罪止革職故川楚賊匪地方官皆以邪教為言夫邪教固誠有之然初起于湖北蔓延于四川而出入奔突于河南陝西之境其中不皆邪教也必指為叛逆之徒黨則以叛逆之協有何計術而能煽惑如許之多哉可知其數者賊匪地方官所激变之民人而以邪教入奏者特避重就輕欲掩蓋其激变之名也民之罪其夫反叛之逆賊普天同讎人人爭食其肉今但名之曰邪教則吾民之於禦之者不力而讐恨之者不深甚至有畏懼之心又且推原乃始由乾隆六十年湖南之苗匪地方官以苗民平時

不能拮线駕馭遍勒供应科派夫役種種凌虐而内地奸民之侵
奪苗地者苗民控訴官吏不為申理是以因而滋事當時統師進
討者宿兵兩年兩廣雲貴四川等省俱有徵調而湖北最近差徭
尤多俱係以軍興法從事而不肖官吏更從而奉上派十漁利侵肥
其時又逢歲歉小多滇黔川楚無賴之徒向以私鑄私販為生者
一時菻業因已被而思逞又適值襄樊一帶有查拏邪教之案有
司奉行不善挨户搜查蠹胥衙役乘勢攫取財賂不遂所欲即
誣以邪教治罪于是正犯之劉之協等轉得脫逃而乘机鼓煽紛
然並起與官為讐
朝廷以正用人之際將失及各官暫且寬容俟及埈查办而各官仍

安居本任且有因收復一二城邑擒捕一二賊犯轉邀優實者賊徒有所藉口而脅從者之附賊逆愈多矣夫醫之治病也當先究其致病之由然後用藥有準且愚以為湖北四川等省其起釁釀禍之官吏必須查出確核其罪分別懲治之然後明告天下以貪殘之吏既已為民行法而彼大逆不道之賊敢于光天化日之下焚掠城邑毒害善良實為覆載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責成將卒克日掃除則

國法申以人心服士氣壯而賊勢孤脅散釜魚無難殄滅矣

二曰尚以議以籌勝算孔子之論行軍曰好謀而成夫好謀則不徒恃而已查賊匪勢甚猖獗然烏合之中狼奔豕突非有才能

習術也現其所破城邑專務焚燒擄掠並不能為持久居守計可知矣我

國家之士濟濟合羣力羣策而用之蠢茲小醜原不難剋期勦滅然外之督撫將帥惟以兵力單薄為辭而于審形勢察机宜出奇計設間伏之類多置而不講夫必持兵力之厚聲勢之大乃足陷陣而破圍設遇賊眾我寡時即不免各懷觀望並因左次安營究已坐失机宜故賊來而疎于防禦致其鴟張賊去則緩于窮追任其免脫月延一月則至于今夫自賊匪滋事以來調發本省及各省協剿之兵合之催募鄉勇計亦不下數十萬人然兵力合之則見多分之則見少今以綿地數千里之遠山林險阻道路分歧在在需兵分布要

諭以守則不能為剿以追則無以為援若仍而不窮料賊匪之黨
激于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于衣食凍餓者十之三出于擄逼脅
者十之四其甘心為匪者度不過十之一耳初起之時激忿怨者以我
亦官吏兵役凌虐报譬為快兼困衣食者以搶掠銀糧衣物恣
其所欲為得計故其黨甚銳勢若難當令往々奔突數年處有事
居恣怨之心久而漸釋而七三年中所蹂躪地方經其一至再至居
民已咸知警備物產亦半就荒殘即搶掠豈能遂其大欲而賊
會之中久亦果歸特室家田業之已空不得已且隨之奔走以為
延亡命耳而彼甘心為賊匪為逆首者既搶掠之所得無多又日
須養給之隨行之中勢亦必力疲而不贍其衆而不振為今之計

机会正自可乘夫山林深阻利用伏人中新附利用间或因其疲乏而进击之或因其怨忌而解散之或抚无持虚而㧞之或坚壁清野而困之或诱其前或击其后或断其中兵法多端随机应变善谋者必有以操其胜算矣臣愚以为宜

谕在廷大小臣工将平贼方略各抒所见详细条列三品以上密封以

闻四品以下赴通政司投进伏惟

圣主睿裁鉴择必果有可用然后付统兵大帅揣量时势施行则智者竭谋必有出奇制胜之良策而各将弁禀承

庙算亦不致畏葸以违矩矣

三曰设统帅以一兵权贼匪既出没川楚秦豫之境则此四省固应分

頭防禦尤當合力夾攻今

朝廷以勦賊之事責之四省督撫及將軍提督等俱各帶大兵分據要道原令其視賊所向來則迎擊去則尾追無分此疆彼界也諸道將帥自當公忠體國斷無敢有觀望不前者惟是領兵之人既各有分地而各顧一方恒情所在但求己境無虞用卿以鄰為壑況四川總督勒保與數省之督撫將帥分屬等夷豈有操統之權而其威望不足以攝之欲其俯首指縱呼應靈便亦良難矣夫賊之往來小奔竄剽忽無常軍之搜擊截追奇正不測乃全所乘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即領而悞机宜必能俱者全所及而時順應必貫指運掉之靈而後可 臣曾供戰

国史館恭讀王公大臣諸傳仰見

國初平定諸省並

命親王貝勒為經畧為大將軍近年平定西域及金川則有一等公兆惠阿桂等蓋威望之重足以鎮壓諸將之心故用命成功著有明效今賊匪專迎非負固一隅之比也竊計賊之出沒利山林而不利平地故河南之受患輕而四川之受患最劇蓋蜀境東北踰步皆崇深箐密鳥道四通伏則可以負隅出則可以剽掠且自明季流寇屠戮以後並無土著之民所有居民皆從五方而至墾荒僑籍其心固易于動搖又川省向有啯嚕一種十百為羣以焚搶為事其勢更易于附合故賊之大勢不趨于蜀而其東出則湖北之鄖陽

宜昌施南當其衝北出則陝西之漢中與安商州當其衝目應以為

朝廷宜選王公大臣素有威望平所信者一人為統帥駐四川之順慶當東北適中之地調度控扼一切假以便宜然後分命諸將各委以一路攻剿之責如四川則保寧為一路夔州為一路達州為一路而并于東南預防其由酉陽以竄入貴州西北預防其由龍安以竄入甘肅湖北則鄖陽為一路宜昌為一路施南為一路陝西則漢中為一路與安為一路商州為一路各以該省之將軍提督副都統總兵為大將專辦其所管一路之賊而各撫督仍帶兵多往來以為犄角应援諸將于賊中情形偵探必真伏迎擊尾追者不悞于所向統帥于行間功罪論奏必實伏捏飾委卸者莫逃于明刑如是則聲勢聯絡

歸全統一必要現望牽制之虞矣至于更換本有捍衛地方責成令其一意措置難民且大股省賊捷之虞僅在邊隅而無盈之區尤當加意整理四川旧要更換亦宜一体暫添均責以察吏安民之政俟及皆修舉不以用兵之故稍致廢弛叢脞是尤慎固根本之道也

四曰添士卒以壯軍威剿捕賊匪三年而未蕆功説者皆謂兵少之故所以戰負固而不能攻圍賊奔竄而不能追擊則添誠為要務伏思

國家設兵各有定額每省不過數萬人要在平時將佐訓練有方作其勇力一其心志伏之畏

国法甚于畏强敵故戰則無退怯行則無淫掠節制之山岳之重違
掉以臂指之靈特承平日久將卒皆習于驕惰視操練為具
文視錢粮為固有甚而軍吏隱占兵丁買閒均所不免一遇
有事本省之兵不足備本省之用不得不調借鄰疆為僱募
鄉勇夫調兵他省無論其沿途供應重為民累也即此項所
調之兵遠徃他省跋涉千里或數千里及抵軍營已力疲而
氣餒兼以地道不熟平險莫宜用違所長未必盡能得力
且以遠省之兵久從征役未有還期疾病死亡相視慘沮于是
思歸之心勝而敢勇之氣消又況所調之處一而再再而三各
省額設之兵既經屢調則所存以資守備者無多並地方

幸皆寧謐然營伍空虛姦民之窺覬勢亦可虞矣催募鄉勇無論其浮冒名數冒銷多糧也即以此項本屬鄉民但可資其力以禦之捍衛鄉里而不足驅之以役從征蓋平日未嘗訓練技藝既非素嫻紀律亦未熟諳忽聚忽散不可繩之以法而所得者少口糧又無足以饜其心甚或假公以報其私忿或要索而評及善良是鄉勇亦可漸時一用不為長策矣欽惟

聖主責在戢賊安民重費定所不惜則救時之計設兵不厭其多應得各處所募鄉勇名數

勅下統帥分飭有司將弁悉心考核其情願隨征堪以備戰者即予以名糧配以器械編為額兵有功與各標營一体實拔其奮

技藝不諳行陣者亦另編之為新兵撥另各邑之各標營將
弁管轄以時操練學習備軍營中退病亡缺者替換填補之
用其不願隨從征戰者另編為新兵則令其原籍之里甲長親屬保
領伏歸其鄉夫長所僱之鄉勇既已編作額名兵則所謂各省之兵可
盡數撤回原營歸伍不惟可省道遠征調之類而無事之區亦皆表
裏壯實不虞他故且新編之兵俱係本省之人山川險要皆所慣習
較之客兵必更得力至新兵之隸標營學習者仍令各巡撫稽查
其將弁之勤惰而不徒其虛應故事有訓練之名而無訓練之實則
新兵亦皆足備實用而不慮其不精事平之後統按兵數並比備
額所增實多然以數省之邊隅皆地界番苗山林深阻多設重

兵以資防守亦不失為未雨綢繆之計也或恐其糜費欲為裁
汰而寬以數年令物故老病退休者缺而勿補是目下只有添兵
之費亦漸可復經制之常非若鄉勇之出于催募者游食已慣
一旦罷而不用將有能聚而不能散之憂也

五曰杜冒濫以收實用

國家所以鼓勵人材則有爵祿所以奔走人力則有金錢爵祿得其宜
則各奮功能而官稱職金錢用之當則爭出死力而民忘勞伏見軍
興以來
朝廷不吝爵賞凡軍營所奏勞績之員立予陞擢三年中微員而
躋方面者不可枚舉又凡所謂軍需動數百千萬皆立發內帑已

用至八千餘萬之多所以勵人材而紓民力者至優極渥而不即
蒇功者何也其中止有冒濫者也近伏見邸抄如湖北委員胡齊
崙以查拏邪教不二年由知府洊至安鄖襄道加按察使銜而
居心狡詐虛捏侵欺聲名狼藉現在敗露又見邸抄德楞泰所帶
一路之兵據奏每月需銀五萬餘兩已與應領例案不符而經手
承办粮台之知州章光典所禀則称其一路每月之費需銀九萬餘
兩以此現之冒濫不少矣保功而可冒是以軍營爲仕宦之捷徑也
保用而可濫是以
國帑爲官司之利藪
聖明之朝豈宜有此臣愚以爲嗣後軍營出力人員如武職身在行間摧

鋒破陣殺賊擒渠自當循照向例即于軍營所出各缺遴行陞補其文職如地方州縣佐雜等官于賊匪至境時能督率民兵退賊保境者即優以應陞之銜賞以翎頂而不必遽陞實缺蓋大項文員能于賊至之時率民以捍衛必其平日尚能固結其民之心故不至相率奔潰若遽陞實缺則該員即當移赴新任而民失欵聚生乎官民不相聯屬恐生意外之虞且賊去而後一切撫綏完緝尤資得力之人也及竣日令計功狀詳加確核送部引見

至于陞遷應可杜營競倖進之門而地方亦收得人之效矣至若軍需款項繁多而最易浮冒者莫過鄉勇一項今議以鄉勇編作額兵則存亡病革各伍有籍可稽無從冒報惟聞道路之言統兵

大將所用厨役一名有月給工食至五十兩者粮台大吏日捐羨金勞極珍羞有以多金僱覓優童賭酒者而偏弁兵卒在行卹賞之項或反靳延而至閱月踰時又何以服其心而責其用命宜

勅下統帥以時察查庶功伕將有拔擢之美士眾怪挾纊之恩復仇惡賊之不滅哉

六曰安招撫以淨賊根賊匪蹂亂川楚秦豫四省沿途州縣被患者凡數十處所有失業難民賑濟口粮修理房屋借給牛種凡所以招徠撫卹之道宜選勤慎有司廉明道府妥立章程而以題摯專董其成

竊惟招撫之要首在清查戶口次則閱實壯丁又次則籌備資粮又次則撫輯田土四者皆要務也夫清查戶口即保甲之法但煙冊門牌

有司率皆視為故事不肯實力奉行委之胥吏又恐遊滑需索擾累之弊查州縣所轄大者不過二三百里小不過百里均宜躬行履勘不假吏胥如某户共有幾口所操何業土田若干一一登記明晰不許有隱漏朦混户內人口有被賊驅擄及現充鄉勇者彼擄之月日充募之地亦一一填註户下毋許隱混其有自賊逃歸與鄉勇不願改兵者均即按冊點明取具里甲長及親屬承領甘結收入本户既查明戶口隨即閱其壯丁除孤寡老弱外將各壯丁籍記姓名諭令里甲長伍之各就一里一鄉自為什伍團結無事之時耕作貿易各從其便遇有賊警即派令此項壯丁自行守衛所居之村賊至則舉火鳴鑼為號鄰村以次接應互為聲援汛防官兵亦即

闻声驰赴救援堵截要口則賊匪無所施其窺伺矣至蓄備資粮
則閩中地勢查數省沿邊地方自經前明寇亂鄉民為避賊守禦
計多建堡寨至今遺址多存有司于親行巡歷之時稽考志書
訪耆老相度形勢舊有者修之應添者創之所創建之費或令民
自行捐輸上戶出資下戶出力或官先借項給民修建分年計地徵
還俾鄉民所有粮石聚積藏貯其中賊至即相率入守民志既固
賊勢自窮夫核獲田土之法各鄉除現有業戶管業外所有荒
閒田地或係戶絕或係叛產撥屬官地須履丈四至分別等則登
記明確不許猾吏奸豪稍為有影射隱佔其自賊逃歸及鄉勇
不願改兵者查明實係單丁貧民無戶可歸無業可復即將此項

官地撥爲佃種輸租于官而歲給以備力之值編于另戶附于就
近之里甲責成里甲長約束稽查此四項者不但爲防賊起見即
太平無賊用以長治久安可也至于賊勢窮蹙定有投出求降者
審其果出真情然後濟之以招綏之法其頭目及桀黠用事者並
當量予寬容必置之數千里之外俾遠離巢穴不生他虞其大夥
徒黨則于官屯最多之處妥爲安插分令佃種照屯田法辦理
亦以什伍相聯編爲屯戶設立千把總等官以鈐束之如此則生殺
有資乎望得助流亡可復反側皆安消奸宄于無形固綱維而
不動一年而數善備矣以上六條係日膚愚悉竭淺之見未知有當
于萬一否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生擒回逆張格爾紅旗報捷　道光八年

揚威將軍臣長齡會同參贊大臣等具

奏為生擒首惡勦盡餘逆恭摺馳報仰祈

聖鑒事竊　奴才等前探得張逆有赴喀什噶爾勾結情形當于十二月二十

八日辰刻由五百里拜摺後午刻接據畱舒克塔什坐卡遣探官

兵報稱二十七日晚間見有馬賊三百餘人步賊二百餘人均向東北

一帶奔竄有赴伊斯里克卡倫之勢　奴才等揆其情形自係張格
爾仍欲由去年入卡舊路先奔阿爾嗇什回庄糾約白帽回衆聚
集滋事公同商酌不可稍有遲延　奴才長齡帶領提兵勇巴圖魯
即用總兵副將胡超二等侍衛慶安阿奇木伯克貝子伊薩克
總管額爾古倫並伊犁馬隊涼州寧夏河州步隊　奴才楊遇春
帶領隊衆大臣阿勒罕保吉勒通阿蘇清阿那桑阿吉林索倫馬
隊固原漢南步隊兩路兵計官兵六千餘名均向阿爾嗇什前進
誅逆匪取道卡座須防其勾結　奴才武隆阿力疾與誠端親赴立識
各回〻〻靜鎮彈壓搭寨留祥雲保碩隆武在大營鎮中　奴才
長齡等催兵儹行途次接見前差往阿爾嗇什一帶探信之千

揆索文馬兵業崇近報本日巳刻張逆帶領馬隊賊匪由開齊
山路潛入至近卡之阿尔古回莊約人該處回子聞風逃散該逆在彼
喂馬小憩復向阿尔齒什前來該莊黑帽回子四百餘人持械攔阻
該逆見回衆不肯附從乳即飛馬撤回仍由原路出卡黑帽回子已
跟蹤追去等語奴才等商议既得賊踪不可稍緩惟相距甚遠
我兵必須趕出卡外分路兜剿方可得手 奴才楊 帶領官兵令
索文等帶路連夜趕出卡外 奴才長齡在卡紮营時已昏暮
五更時業崇营回報探得該逆出卡後直奔喀尔鐵蓋去路 奴才
長齡當即差官持令曉諭各隊官兵竭力追捕稍懈安按軍
法從事奴才楊 連夜帶兵前進一路山險难行至午初趕至喀什

旨捷報紅旗由八百里加緊馳
奏並差
乾清門侍衛副都統阿勒罕保星馳赴京代奴才等叩賀
天喜茲于初二日巳刻奴才揚　將張格爾解至大營奴才等公同訊問據
張格爾供稱自逃竄出卡帶領隨從賊串到處遊逸因係抑罕
巴爾伎人處處敬重原想勾結多人再來攻取喀城近來至呼垣
合地方因聞喀城大兵阮撤多日邀約只約五百餘人偷竄入
卡到阿爾函什被黑帽回子攔阻逃竄出卡被拏等語情除
另錄供單恭呈
御覽外現派副都御史誠　副都統吉勒通阿祥雲保帶領凱撤吉

林黑龍江官兵一千名西安固原步兵一千名並令伊薩克揀取五品
伯克以底克克邁瑪特帶回子十名沿途照料護送進京定于初六日
起程前進並咨會署陝甘總督鄂　于張逆進關後派令文武大員
帶多兵沿途接替護送其原派凱撒馬步官兵令該營將領管
帶分起行走各歸本營奴才等現即檄諭浩罕布噶爾張逆已
獲逆將伊妻子並巴布頂妻子玉素普父子送出
大皇帝沛布重恩看來浩罕畏懼兵威定將該逆家屬送出以仰秉慶
再為奏
聞
奴才等前摺聲明錫伯馬甲色布星額沙精阿布揚阿等家報
張逆帶領阿坦台等處布魯特三百餘人隨同進卡令訊張格爾

鐵蓋山內追及賊尾馬步爭先分路兜剿立斃賊匪二百餘人
張逆在前佔據半山率領馬賊三百餘人迎面衝突我兵拚鋯
抵敵人人奮勇奴才揚一　先令馬隊官兵抄及賊後阿勒罕保
吉勒通阿蘇清阿慶安等分兩路帶兵下壓賊匪力不能支奔
向山溝逃竄我兵盡力追剿復斃賊匪三百餘人張逆在前僅
餘馬賊三十餘人擁護扒山胡超二伊薩克訊之擒同獲賊目依
期拉木素皮察克知張逆騎青馬身穿藍色金線緞袍綠皮
靴該〻〻等認準飛騎力追直前擒拏山高路滑手賊棄馬扒
山胡〻〻額爾古倫伊薩克等帶領官兵田子六七十名齊奔馬扒
山力追斃賊五名餘賊滾山逃竄復奔大梁張逆僅餘賊匪十

餘名擲石回擊利勇巴圖魯都司段永福額爾古倫胡超等帶
兵一擁跟追直上將及山巔尽力擒近該逆情急拔刀將胡超
段永福錫伯馬甲訥松阿舒興阿兵丁揚發田大武等拿刀生擒
並生擒賊目八名餘賊剿奔至遺時已未正奴才楊　就于該處
紮營分派各兵搜山　奴才長齡聞報專差告知官兵一晝夜扒山
剿賊實為奮勇辛苦張逆既已就獲不必叙忙隨將糧料催
運接濟　奴才長齡先行回營安插回衆人皆仰賴
聖主威福士卒用命將積年元凶首惡正予除文日生擒並剿尽餘孽從
此新疆永靖回衆共享太平　奴才等及在營官兵曷勝欣感懽
忭之至謹奏

據稱阿坦台沐劣克及報布魯特晉不敢進卡是以將此三百人
遣回等語合併陳明所有生擒首逆送京及办理檄諭各外夷
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